



无果花

〔香港〕岑凯伦著

无 果 花

(香港) 岑凯伦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1988年2月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阿践

责任编辑：石时

无 果 花

*

（香港）岑凯伦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七二一五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11.75印张 254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*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048—0402—9 / I .73

定价：2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丑小鸭会不会变成白天鹅？“灰姑娘”能不能长成“白雪公主”？有情人终将成眷属？

纯真、朴素、善良的乡下孤女琥珀进城投靠亲戚，被健壮、俊朗、阔绰的男孩王子宁爱上了。两人心心相许。同时，妖冶、富有的王珍妮也爱上了王子宁，为了获取王子宁的情感，他们对琥珀进行造谣、诽谤，尽一切陷害之能事。琥珀被迫逃离亲戚家。可她始终倾心于王子宁，憧憬着未来，忍受着折磨，在生活线上挣扎……

王子宁为了寻觅那份纯情的爱，毅然回国。重重障碍，种种谣言，使他处于半信半疑的不安与颓丧之中。由于误解的进一步加深，使王子宁与并不是他所爱的王珍妮结婚了。琥珀赶到婚礼教堂欲向心爱的人解释一切，但未能如愿……

时光流逝，王子宁与琥珀俩有情人还相互念念不忘。终于王子宁与王珍妮断然离异，找到了琥珀。尽释前嫌疑云顿消。这时，琥珀已做为拥有几十家大公司的古太太的女儿，成为古氏机构各大经理众望所归的女董事长。

……

琥珀放下了手中那五十年代的陈旧皮筐，拿出一封信，对准了地址，在那扇黑铁闸旁按了电铃。

一会，一个穿白衫黑裤的女佣走出来，通过铁闸的间花，看见琥珀身上那件落后了二十年的旧布裙和快要破烂的平底鞋，立刻就皱起眉头，不屑地问：“找谁？”

“冷柏年！”

“不在家。”

“那婶婶呢？”

“我们这儿的婶婶多着，你找福婶呢？贵婶呢还是三婶，请走后门。”

“怎么？叔叔娶了好几个婶婶？”

“谁是你叔叔？”

“冷柏年！”

“啊！原来是侄小姐！”她立刻换了面孔，连面色也放宽了：“少爷吩咐过的。说侄小姐这几天就要来，为什么不通知少爷接机？”

“我是坐火车来的。”

“应该到火车站接你啊！”女佣开了门，拿起琥珀的皮筐：“侄小姐，请进来！”

花园虽然不算很大，但是建筑得很有规模，花的种类很多，其中不少花琥珀根本从未见过。

走进屋子，琥珀的眼睛睁得更大，简直象她梦里的皇宫，

那头上吊着的，闪闪发光的，不会是钻石吧？钻石还造成一朵朵莲花呢，多好看，多有气派。琥珀看呆了。

“侄小姐，”女佣说：“少爷要到六点钟才回家，现在我去请少奶。请坐吧！”

琥珀坐下来，到处端详，她好喜欢这儿的一切，它和家里的平房比，嘿！

不一会，一个穿洋装，三十岁不到的漂亮女人由楼上走下来！哗！她的裙子飘飘的，多好看，又尖又红的指甲，手指还套着钻戒呢！那双鞋子怎么这样特别，高高的，还露着脚趾，不过，她穿起来挺好看。

“婶婶！”

“你决定今天来，为什么事前不给我们写一封信？香港这地方很复杂。”这位婶婶样子不错，就是面孔冷得惊人。

“婶婶……”

“算了，你一定还没吃过东西，亚四，叫贵婢给琥珀煮碗面。喂！你叫三婢把琥珀的东西送进房闼去。”婶婶回头来：“吃完面，你可以回房间休息，或者叫亚三带你看电视。这儿算是你的家，你又不是客人，我不陪你了，你自己到处看看吧！”

“是的，婶婶！”

她婀娜娉婷的回到楼上，琥珀一直看着她的背影。她非常欣赏婶婶，也羡慕她，多美多福气的女人，可以穿金带银，住花园洋房，还有那么多佣人。

假如能象她……会的，她比婶婶小，她才十六岁，前途无量。她将来应该嫁一个比叔叔更富有的丈夫。琥珀喜欢享受，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。

吃了一碗美味的面，亚三带她回客厅看电视，还是第一次看彩色电视机，她看见萤光屏上那些红男绿女，不禁忘形地张大了嘴巴。

正看得入神，突然听见孩子的欢呼声。琥珀掉头一看，两个穿校服的孩子；她看过相片，她知道他们是十岁的堂弟，和八岁的堂妹。

“喂！一男孩子走过来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你堂姊，叫冷琥珀。”

“是不是老虎的虎，拍苍蝇的拍？”

“不是，是……”

“哥哥，别管她，看卡通片。”

“看卡通片！”他把书包一扔，拉了一张高背椅坐在琥珀的面前。

“我呢，哥哥！”小的在跺脚。

于是大弟又把另一张高背椅拉过来，象一封门神似的，刚好挡住了琥珀。

“你们能不能移开一点，”琥珀左摇右转：“我根本看不到。”

“你比我们大，又比我们高。是你挡我们呢！”大弟牙尖嘴利：“矮挡高，笑话。”

琥珀没有办法，只好也搬一张高背椅。

“唔！”大弟突然掩鼻叫：“好臭，好臭，宝莲，一定是你放屁！”

“我没放屁！”小宝莲朝琥珀一指：“是她臭！”

大弟上下打量琥珀。

“看她的衣服多古怪，鞋还有泥呢！是她臭。”大弟怪

叫。

“我的衣服虽然旧，但是洗得很干净，我本人天天洗澡，怎么会臭呢！”

“你臭！”

“你臭！”两个人，两只小手指指住她：“你快滚开，不然我们打你！”

“吵什么？”一个五十几岁的女人，由里面走出来，她看见琥珀，便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琥珀，冷柏年是我的叔叔！”

“啊！就是那个乡下妹！果然是个小美人，就是眼睛邪一点，不会是个善男信女。你欺负两个孩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！外婆！”大弟拉着她的手：“她老是挤我们，欺负我们！”

那老太婆瞪着琥珀：“有什么好挤的！”

“我……”琥珀垂下头，好怕那老太婆：“我只不过想看电视。”

“那么大个人，还跟小孩子争看电视，真的没出息，喂！你坐到那边去！”

“那儿根本看不到电视机。”

“你还敢驳嘴。看不到就不要看，不看电视，人又不会死。”老太婆大声叫：“亚四，带她回房间去。”

琥珀满腹委屈地跟着亚四上楼。亚四说：“刚才那位老太太，是我们少奶的妈妈，在这儿挺有权威，连少爷也怕她。千万别误会她是来白吃的，老太太家里很多钱，她家房子又大又新，她是来探望孙儿的。她手段好阔绰，常常给我们佣人赏钱。一出手，就是一百元。”

琥珀人穷，自尊心却很强：“我是来白吃的，可惜，我自己连一百元都没有。亚四姐，我没有赏钱给你，真不好意思！”

“哎唷，你怎能说这样的话，要是给少爷听到了，还以为是我向你要赏钱。你的房间在那边！请吧！”她悻悻然的走了。

琥珀推开房门，很不错的房间，起码比家里的房间华丽，她最喜欢那粉红色的窗纱，她在乡下的家，是没有窗幔的。

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就是心里不舒服。来到这儿见过五、六个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对她好的。

她想起了家，想起了那些和蔼可亲，互相照顾的邻居，还有刚去世的妈，她鼻子酸了！

外面有人敲门，她连忙跑去开门：“叔叔，叔叔，你回来了！”

“琥珀，你长得比相片还要好看！”冷柏年抚着她的脸：“就是瘦了一点。刚在休息？”

“不，只是闲着没事做。”

“为什么不到楼下看电视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摇一下头：“不想看！”

“不习惯，是不是，慢慢的，你会习惯。”柏年拉她过来：“我派人替大嫂办身后事，妥当吗？满意吗？”

“很好！”她的泪禁不住流下来。

“不要难道，从今天开始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你喜欢什么，需要什么，只要告诉我，或者婶婶就可以，我们一定会买给你，为你办好。”叔叔温柔地安慰她：“吃过东西没有？”

“吃了一碗面，还饱着！”琥珀擦了擦眼睛，在家乡，

她们上街的时候才用手帕。

“明天我叫婶婶陪你去买新衣服，新皮鞋，你要什么就买什么，高兴吗？”

“高兴！”琥珀想起婶婶那套洋服，那项链，那高跟鞋，眼睛就闪光。

“今晚我带你去吃西餐，庆祝我们团圆。”

“西餐？”

“唔！你从未吃过，但是我担保你一定喜欢，你现在先休息一会，八点钟我们上馆子。”

冷柏年回到房间，看见太太陈倩云，一面吃瓜子一面靠在床上看“红楼梦”。

“红楼梦看第几次了？琥珀刚来，为什么不去陪陪她？”

倩云连忙起来，替丈夫脱下外衣：“现在的孩子，有电视机陪就够了。”

“她根本没有看电视，一个人闷在房里。”

“也许她疲倦，也许不习惯看彩色电视，第一次看，眼睛会花的。”

“明天你陪她去买新衣新鞋，她要什么就给她买什么。”

“要是她要买钻石呢？”

“她不会的，我大嫂很会教孩子，琥珀很懂事，很有规矩。”柏年坐在安乐椅上，吐一口气：“小孩子不适合戴钻戒，我会送一条金链给她，啊！最重要的还是一只手表。”

“你真宠她，”倩云抿一抿嘴：“好象是你的小老婆。”

“我不宠小老婆的！”柏年把妻子拖进怀里：“我只宠老婆！”

“唔！”她乘机在丈夫的怀里撒娇：“你既然那么宠我，

我的话，你一定要听，明天我不能陪她去买东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约好黄太太她们嘛！一个星期前已经约好了，怎能推？”

“改后天吧！后天可不能赖。现在去给我准备水洗澡，今晚到外面吃晚饭。”

七点半，突然来了一个电话。

“林秘书，什么？他们答应给我代理……今晚签合同。你订了贵宾厅？林秘书，你做事周到又快捷！……好，我来！”柏年非常高兴，吩咐太太替他拿一套新西装。

穿好衣服的时候，他突然叫了起来：“糟糕！我答应带琥珀去吃西餐。”

“做生意要紧，西餐一天可以吃两顿。”

“我要跟她解释一下，道个歉。”

他的脚刚踏出房门，电话铃又响了。

“喂！……都到了？好，我马上来。”柏年找着太太：“我没时间，你代我解释，你陪她去吃西餐，我明天补请……”

琥珀在房间洗了澡，用肥皂把脸磨亮亮的，那长而直的秀发梳了又梳，皮鞋用厕纸擦得发亮。

有人敲门，她连忙拿起放好在床上的手帕：“叔叔！”

站在门外的是亚西：“侄小姐，吃饭了！”

琥珀以为柏年他们在楼下等她，但亚西却带她进饭厅。

饭桌上坐着着婶婶，老太婆和两个小鬼。

“你叔叔有急事出去了，本来要我陪你吃西餐，但是你外婆一向不喜欢吃西餐，你俩个弟妹又不肯去，那，只好在家里吃了！”

“外婆？”琥珀心里叫：“早就死了！”

“你呆站着干什么？坐下来吃饭啊！”

“她大概在生气，没陪小公主去吃西餐。吃西餐？嘿！你以为那么容易，要懂吃西餐的礼貌，懂程序，懂得如何选刀。比如吃鱼，喂！你吃过西餐没有？”

琥珀咬住下唇。

“啊！倩云，不得了，我开罪了你家小姐。”

“为什么不回答外婆？”“婶婶薄责。”

“没吃过！”

“拿过刀叉没有？”

“拿过菜刀，没拿过叉。”

“啧啧，连刀叉都没有拿过，还学人家吃西餐，真不自量。”

“坐下吃饭吧！”婶婶说。

琥珀坐下来，看见桌上有鸡、有鸭、有猪肉块、有鱼还有汤。

看见鸡，想起了母亲，母亲在世时，每次杀鸡，总把两只鸡腿子给她。于是她左手一只，右手一只，有多威风。

自从母亲病后，她很久，很久没有吃鸡了。正想尝尝鸡腿子的味道，就听见两个小鬼叫：“我要吃鸡腿！”

“我也要！”

“好吧！别争，每人一只。这百宝鸡看来很够火候，我要一只、唔！好滑好嫩，你也来一只。”于是，一下子，四条腿子报销了。

她们四个人边吃边笑，只有琥珀默默地吃饭，她每次挟菜，都被那鬼男孩用筷子挟住了，她只能不断吃青菜。这和在家乡有什么分别？……

× × ×

等了几天，婶婶终于带她去买东西：“你要什么衣服，什么鞋子？”

“和婶婶的一样。”她开心了。

“我的高跟鞋四吋半高。”

“穿起来，很好看。”

“好吧！买吧！”婶婶冷笑的样子，欢乐的琥珀完全看不见。

买了好多东西，婶婶问：“够了没有？”

“够了，够了。”

“去理发店，把头发烫短。”

“不，婶婶，我这把头发，妈花了几年时间替我保留到现在，我舍不得……”

“不烫算了，既然东西买够了，回家啦？”

婶婶的态度确是冷得怕人。不过，有那么多新衣新鞋，琥珀根本没有心思去怪她。

当天晚上，叔叔又给了她五百元零用钱，她更加高兴，把那只大牛放在枕下，放好了又拿出来看，她现在已经是个有钱人啦！五百大元啊！

柏年看过琥珀，回房间看见倩云撒满了一床的新衣：“干什么？开时装展览会？”

“星期日大姐生日，她在家里开餐舞会。”

“星期日早上我要去马尼拉！”

“所以大姐很不高兴。”

“我明天打电话向她道歉。”柏年突然说：“带琥珀去参加舞会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她？她土里土气的！”

“就因为太土，我才要她多见识。”

“她会影响我的面子。”

“你替她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叫她斯文些，少说话，就没有人看得出她刚由乡下来。”

“嘻！强人所难。”

“算我求你？”

“那好吧，不过，我的皮大衣……”

“两万元以下的，一定买。”

“唷，我看中的两万七千元。”

“你肯照顾琥珀，多几千元没关系。”

× × ×

那两万七千元的确很有魔力，倩云也是看在皮大衣的份上，替琥珀打扮，脸上红黄蓝白黑的，把琥珀化妆成洋娃娃。其实，除了琥珀本身（她爱美，慕虚荣，以为打扮，化妆，穿新装，人会更美）谁都知道，琥珀绝不适宜浓装，因为，她本身皮肤好，白嫩而细致，面型是画家笔下认为最富线条美的那一种，五官是无懈可击的，尤其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无论那一个男人和她四目接触，都会被她勾魂摄魄，老太婆说她的眼睛邪，其实是极具魔力。

她穿上了套装裙和那四吋半的高跟鞋，走两步，跌一步，倩云看了，心中暗想，土货就是土货，其实象她这种年纪，梳梳头发，洗把脸，穿一条吊带子的松身裙，一对矮胖鞋已经非常出色标致。

现在，她起码比原来的年龄大六岁。

陈老太一早就带了两个小鬼亨利和宝莲去了大女儿家。

陈老太命好，两个女儿都嫁了有钱丈夫，尤其是大女儿，可惜，她养了四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所以陈老太比较喜欢住在冷家。

倩云由于要替琥珀化妆，自己也在理发店耽了两个钟头，因此，她们六点半才到王家。

“倩云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，”大姐绮云一看见她就埋怨：“妈已经打十六圈麻将。”

“真对不起！大姐，我今天迟来，是有原因的，要做业余化妆师。”

陈绮云打量着琥珀：“这位小姐是……”

“冷琥珀。我丈夫的宝贝侄女儿。”

“欢迎你，琥珀！”绮云倒很热情：“怎么以前一直没有见过你？”

倩云在大姐耳边说了一些话，两姊妹大笑起来，绮云立刻放开琥珀的手，也没有再和她说话，不久，什么姨妈姐姐都拥了过来，倩云跟她们又说又笑又拍手掌。琥珀看呆了眼睛，她一直以为倩云不会笑，个性沉默，待人冷淡，谁知道，她竟然活跃得像个少女。

琥珀站得脚都麻了，她忍不住轻轻拉了拉倩云。

“大庭广众不要拉手拉脚，人家说你是小家种。”倩云立刻收住笑容。

“婶婶，我已经站了很久，能不能坐一会儿？琥珀轻声问。

“可以，为什么不可以，你要坐要吃喝都可以。你不是一直想吃西餐？今晚吃的是自助餐，你应该高兴啦！”

“自助餐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自助……唉，麻烦，总之，你看见能吃的就吃，看，餐桌在那边，桌上不是有点心吗？”倩云一挥手，又忙着去交际应酬。

琥珀走到那餐桌前，果然看见很多食物，这些食物，她以前从未见过，但很特别，很好看，很有趣，有圆的，方的，三角的，星形的，全部都是小小的。

她不知道这些食物叫什么，她又不敢问，便左手拿一块，右手拿一团，吃着，吃着……

突然，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递了一只碟子到琥珀的面前。

“用不着要碟子了，吃太多不好，等会儿还有自助餐吃。”

那男人盯了她一眼，走开了。

琥珀正吃得津津有味，突然听见倩云的叫声：“子宁，你高，两年不见整个人都换了样，好英俊啊！”

琥珀舐着指头回身一看，一个穿白色真丝的衬衣，白长裤的男孩子，又高又黑又壮，头发天然微曲，配着一个饱满的额，那双充满光彩的眼睛同时也充满智慧、聪明、醒目、迷人、俊朗，一个很吸引人的男孩子。

子宁笑了一下，两片红润的嘴唇内，是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他笑的时候，有一股力量，令女孩子芳心荡漾，情不自禁！”

这叫什么？琥珀不懂，因为她在家乡从未见过这样令人着迷的男孩子。

她遗忘了桌上的点心，在看他。

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走过来，在所有的男人当中，她气派最大，似乎也特别和蔼。

她是倩云的表嫂王夫人，妇女界的名人，同时也是王绅士的夫人。

“表嫂，子宁好英俊，”倩云的表情是奉承的：“两年不见，长得又高又壮。”

“二十岁的孩子，六尺二寸高，那儿象中国人。”王夫人慈爱地抚一下儿子的头发，还得伸高了手：“连头发都曲的。”

“子宁那么好看，一定有不少女朋友。”

“谁知道他，单是表妹，表姐就有一大堆，简直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！”

“妈咪，”他抗议，那张充满稚气的脸红了：“我不喜欢做贾宝玉。”

“你像贾宝玉就好了，人家斯斯文文，谁象你，一天到晚都打球。”

“子宁，你喜欢打什么球？”

“这位是……”

“倩云表姑妈。”

“表姑妈。”我喜欢足球、榄球、木球、高尔夫球、回力球、水球……”

“唷！原来是个球王呢！”

“整天跳呀跳，跳得又高又野。”

“这才是现代青年。贾宝玉的年代，早就过去了！”

“二表哥，”子宁突然挥着手：“妈咪，我到那边玩。”

王夫人看着儿子的背影，目光充满了爱：“那么大，还是蹦蹦跳跳坐不住。”

“二十岁，还很小。表嫂，你只有子宁一个儿子，有没